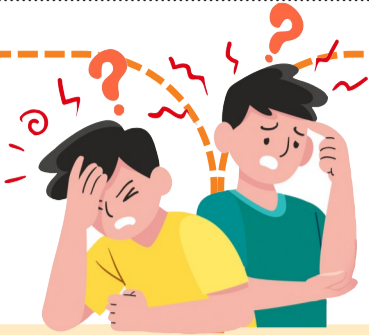


# 卡牌盲盒 舒心还是糟心?



# 月子中心 省心还是闹心?

令人成瘾的游戏规则,转卖稀有卡的高收益,让小小卡牌变得“可怕”……一段时间以来,卡牌盲盒在小学生中风靡。

连日来,记者走访调查发现,这些卡牌盲盒动辄几十元上百元,我市也有不少孩子沉迷其中,家长们对此很是苦恼,表示不仅造成沉重经济负担,还耽误孩子正常学习生活。

超数倍剂量给婴幼儿喂药、疑似装修材料释放有害物质致多名婴儿住院、涉嫌虐待婴儿……由于准入门槛低、监管有盲区、品牌同质化竞争严重等,以产后康养中心(又称“月子中心”)为代表的产后康复行业存在乱象。

## 学生家长

卡牌盲盒像赌博,造成沉重经济负担

8月3日,记者在距离渝中区中华路小学不到50米的一家商店发现了售卖中的卡牌盲盒,其种类包括《小马宝莉》《第五人格》《奥特曼》等,多达10余种。

虽然正值暑假,但在记者进店的5分钟内,就看到有2名小学生前来购买。

“这个卡现在特别火,班里面男生女生都在玩,我们经常到班里互相换卡。”一位购卡学生熟练地选出两包卡牌盲盒,付款20元后当场拆开。

店主称,卡牌盲盒主要是小学生前来购买,男孩女孩都有。目前销售最火的是《小马宝莉》和《第五人格》这两款,其中《第五人格》即将售罄。这些卡牌根据稀有程度分为不同等级,孩子们为了得到稀有卡牌,往往会一次性购买多个盲盒。

孩子们购买卡牌盲盒,只对稀有的高卡位感兴趣,拆出来的中卡位、普通卡位通常随手就扔掉。

店主称,一些高卡位牌,有人甚至花高价求购,甚至有消息称,一张卡牌在评级后卖到了21万元。

随后,记者来到沙坪坝的西西弗书店,看见好几款盲盒卡牌被摆放在“益智玩具”区域。记者在店内观察了10余分钟,发现购买这些卡牌盲盒的大多是小学生和初中生。

为了攒齐稀有卡,孩子们近乎疯狂地花钱抽卡,家长们对此苦不堪言。

家住九龙坡区的华女士,其儿子今年上小学五年级,最近把零花钱几乎用在了“抽卡”上。“盲盒卡牌对孩子的吸引力过大,像赌博一样,容易导致孩子过度消费和沉迷其中。”华女士担忧地说,在儿子的同学中,有的孩子已经为盲盒卡牌花费了数千元,对家庭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。

## 监管部门

盲盒卡牌禁止未成年人单独购买

面对这一社会现象,舆论场上观点纷呈。一方忧虑,如此沉迷恐将学习之路抛诸脑后,成长之舟偏离航道;另一方则认为,此乃个人兴趣所在,只要经济负担得当,未尝不可。然而,法律的红线不容忽视,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,此类盲盒消费应有成人陪伴,但现实却往往背道而驰,商家逐利之下,规则成空谈。

记者走访了我市多个商场和学校附近的小卖部、文具店,发现盲盒卡牌的销售异常火爆。然而事实上,无论是哪种卡牌,包装背后都有明确标注“禁止未成年人单独购买”“本产品仅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士”等字样,可当记者提出卡牌包装盒后面标注的提示时,商家都不以为意。

而在法规层面,我国对盲盒产品的规定更为严格:《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(试行)》(以下简称《指引》)中明确规定,盲盒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。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,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。同时,《指引》鼓励盲盒经营者自觉承诺不囤货、不炒作、不直接



未成年人在选购卡牌盲盒

小学周边的小卖部,售卖各种类型的卡牌。据新重庆-重庆日报

进入二级市场,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记者将走访了解到的情况,分别向渝中区市场监管局和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反映。随后,这两个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分别前往记者反映的商店核查情况,并对商店工作人员和负责人进行普法宣传。

执法人员还在商店醒目位置张贴“本店承诺不向未满8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盒”“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盲盒商品,须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同意”等警示标语。两家单位负责人还表示,将在秋季中小学校开学期间开展专项行动,对区域内的盲盒经营者进行检查。

## 教育专家

对青少年开展财经素养教育

卡牌盲盒以其神秘性和刺激性坑害孩子,能不能找到办法,让孩子们主动避“雷”?

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健认为,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部分青少年财经素养的缺失,由于缺乏相关的财经素养教育,一些青少年往往对金钱的价值、投资的基本原理以及理财的重要性缺乏了解。

李健表示,学生通常没有实际的工作经历,难以理解劳动与金钱之间的直接联系,因此对金钱的价值感知较弱,加上一些来开盲盒等刺激性的营销行为,部分学生缺乏判断力很容易被吸引,从而进行非理性的消费,甚至可能会被不良商家利用。

李健建议,家长、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,提升青少年的财经素养;学校应当将财经素养教育纳入学校课程,系统提高学生的金融知识水平;同时开展财经素养的社会实践活动,让学生有机会体验真实的金融环境。

同时,家长可以在生活中通过设定合理的消费规则,与孩子共同制定关于零用钱使用的规则,并监控孩子的消费行为。鼓励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或其他形式的劳动,让他们体会到劳动的价值和成果。

在社会层面,财经素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已经提上日程,可加快进程,银行、基金公司等机构可以提供相应的研学体系,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财经观念。

据新重庆-重庆日报、央视财经



一月子中心的育婴室,护理师在护理新生儿。新华社发

## 事故频发

有些月子中心让消费者闹心

“坐月子”指女性产后需要休养30天至42天进行身体恢复,预防产褥感染、子宫脱垂等月子病发生。随着人们认知水平提升,新生代宝妈“悦己”消费态势凸显,月子中心市场规模快速扩张,本应省心的休养地却让消费者闹心。

今年3月,顾先生投诉北方某市月子中心护理人员。顾先生的宝宝因为早产患有多种疾病,需要服药,每次剂量为2.5毫升。但他发现,护理人员喂药的剂量是正常用药的10倍。据了解,该月子中心与顾先生签订的母婴护理服务合同显示,公司名称与其对外宣传名称不符。在超剂量喂药事件后,双方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共识。

今年4月,西南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投诉,称某月子中心在未与消费者沟通的情况下,把婴儿室刷漆装修,隔天就把孩子送进了婴儿室。5名婴儿相继出现肺炎症状被送往医院。

个别月子中心及相关人员甚至涉嫌刑事犯罪。2023年11月,陕西省咸阳市某月子中心护工因心情差将婴儿拍成脑出血;2023年3月,广州市卫生健康委通报,某月子中心存在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,擅自使用医疗器械为产妇提供诊疗服务的行为。

## 发展迅猛

准入门槛低,无统一行业标准

随着消费者对专业、科学的产后康养服务需求增加,产后康复行业发展迅猛。相关数据显示,目前全国约有11.8万家母婴生活护理企业,仅2023年新注册企业达9958家。月子中心大多开设在民营医院、酒店或私人住宅内,还有个别公立妇幼保健院提供产后康养服务。

沈阳市民丁先生再三考虑,选择妇幼保健院下设的月子中心。“选这家是因为孩子遇到什么问题,直接就能有医生介入。一些月子中心没有常驻的医生,很难应急。”

某市卫生健康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主流公立医院提供的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,产后康复在我国具有消费医疗属性。从性质上而言,月子中心并不是医疗机构,其经营许可、服务质量都不属于卫生部门的监管范围。但婴幼儿多发“小病”,月子中心在实际操作中很难规避医疗服务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第四条规定:“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母婴保健工作,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提出分级分类指导原则,并对全国母婴保健工作实施监督管理。”但法律条款

主要是对医疗保健机构的孕产期保健服务作出规定,月子中心并不属于医疗保健机构。

在实际运营中,大部分月子中心涉及住宿、餐饮、诊疗等多种业务。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规定,国家法定的公共场所所有7大类,宾馆、饭馆、理发店、美容店等都包括在内。月子中心并不属于其中任意一类,无须公共场所卫生许可,只需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后即可营业。

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指导处工作人员说,全市各登记机关在为申请人办理经营主体登记业务时严格落实“非禁即入”要求,对从事月子中心的经营主体,经营范围登记为“母婴生活护理(不含医疗服务)”。业内人士表示,也有“月子中心”登记为家政服务业机构的情况。

月子中心的不同服务项目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管,对月子中心没有单独的管理规定。北京中彬律师事务所律师宋维强表示,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为月子中心确定统一的行业主管部门,实际运营按照“谁审批,谁监管”的原则。

2018年9月1日,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《母婴保健服务场所通用要求》,从场所人员管理、服务提供、专业技术、文件和记录、检查与服务评价等方面提出了通用规范。但该文件是推荐性标准,不具备强制性。

## 业内建议

监管不留盲区,行业逐步自律

一方面,没有明确任何部门系统管理,执法无法可依。另一方面,行业涉及面较广,涉及多部门管理,协同难度大。因此,完善相关法律法规,明晰权责部门,是促进产后康复行业发展的重要举措。

法律人士认为,月子中心作为一个特殊的服务行业,关系到孕妇和新生儿的健康与安全,其经营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,需明确主管部门。市场监管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合作,加强许可证审批和日常巡查,确保其合法经营和服务质量;对拟从事诊疗活动的月子中心,应当申请设立相应类别的医疗机构,并依法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,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。

月子中心作为朝阳产业,因行业成熟度低,需要逐步建立行业自律。业内人士建议,先引导制定团体标准,由政府牵头、相关部门参与,推动成立月子中心等母婴照料机构行业协会,引导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规章制度,广泛推行服务承诺、服务公约、服务规范等方式开展行业自律,一步步完善标准。

据半月谈